



琴台客聚

報館採訪車司機怕惹事，往往老遠把我擱下，要我自己跑到肇事現場。

我在無師自通之下，把自己扮成街頭觀眾，先觀察周圍環境形勢，然後點數炸彈彈車有多少炸彈，軍火專家何時到場，什麼時候引爆炸彈。

其間在圍觀的人群掩蔽下，偷偷拍下炸彈彈車及軍火專家引爆炸彈的情景。然後飛身往回跑上採訪車。

返到報館，一邊寫新聞稿，一邊在黑房沖曬照片。

因為我們是午報，早上六時上班，九時截稿，十時印刷。時間十分逼迫。

我擔任見習記者不到一年，便被擢升為記者。

一九六七年後，報館陸續聘請了三位年輕記者。因我們都是單身漢，均住在單身宿舍。

那個年代，每張報紙都付費給兩種線人。一是警察部門的報案熱線，一是公立醫院急症室的醫院熱線。

換言之，假如有什麼重大案件，打「九九九」到警察報案室，便有線人通知報紙採訪部派記者跟進。

與此同時，如果有傷者送到醫院急症室，採訪部會收到醫院線人通知傷者的狀況，是生是死或重傷，醫院都有記錄。記者可以根據線報，第一時間趕到醫院。

我們是午報，只有發生在下午

搶新聞記

或夜間的新聞才有時間採訪。我們的單身宿舍是挨着採訪部的，所以一俟夜間採訪部電話響了，我們就要跑去接聽。

但是半夜響的電話，特別是冬夜，酣睡中一般都沒人肯接聽電話。

我往往是自奮勇去接，然後披星戴月去採訪。

很奇怪的是：半夜發生的案件(包括火災)大都是發生在九龍半島或新界。

當年香港午夜後渡輪已停航，更沒有海底隧道，我們要跑到中環去乘一種叫「哇啞哇啞」的電船渡海。

我往往是單槍匹馬揹着照相機便出發。

採訪完大都是凌晨，也要乘「哇啞哇啞」往回跑。

返到灣仔報館後便衝入黑房曬相，一邊沖曬新聞照片，一邊寫新聞，在很短時間內便要把照片和新聞稿交給採訪主任。

後來報館在九龍設有採訪站，是掛單在佐敦的一個商會。我每天一早便與另一位記者在九龍站上班，此後，在九龍或新界發生的新聞，便可以第一時間趕到現場，然後把採訪所得資料打電話返報館，叫「報料」。

如果時間充裕，再派另一位記者把攝得的菲林趕返報館沖曬。

那個年代的香港記者，除了採訪外，個個都懂得沖曬黑白照片。

(《我的報紙生涯》之三)



天言知玄

「十年之後我們會在這裡？」我們在回顧人生、思考歲月時常常發出的疑問。從古至今，「十年」成為我們量度人生的一單位，似乎每個「十年」都有對應的「功課」，例如到了「五十」就該「知天命」等等。

在玄學的角度來看，也有相似的概念，皆因若要算一輩子的「大運」，我們往往也是以五年或十年為單位，分析客人的事業發展狀況(例如比較適合哪個行業，大致起伏)、與哪些人比較有緣、老年的健康問題等等。天命往往也會點出一些重要年份，細細講述這些年份會遇到的問題或契機，以便客人一一應對。

近日，有些曾在十年前光顧天命的客人，帶着當年的預測和祝願，「回歸」天命的公司，就像久別重逢的老朋友，見眼間，不約而同穿梭了光陰。回想當年，天命還是用錄音帶為客人們留下談話記錄，而如今到了2019年，現在的孩子們都不一定知道何為「錄音帶」了。他們紛紛表示，過去十年在我的建議之下，把握住了

十年之約

種種時機，天命很是欣慰。客人們希望我再為他們預測十年後的運程，還打趣地問我：「師傅，十年前算命和現在算命，有什麼不同啊？」有什麼不同？當然是我作為玄學工作者，也在不斷進步、經驗不斷積累，所以也看得更加細緻、詳盡呀！

為大家給出了新一個「十年」運程啟示後，老朋友們說：「師傅，那麼我們十年後再見！到時你應該又積累了更多經驗，看萬事萬物又更加細緻了吧！」十年之後？天命或許已經退休了，不知是否還能為各位服務了！

「師傅，別退休了，我實在很想相約十年後再見啊！」

哈哈，其實，若想要光顧天命，不用等十年，每年都可以來看流年運程，排列更為細緻的流年啟示，有些熟客確實是年年如此、風雨不改。而這一批十年前的客人，或許是誤以為算命只能「十年一次」，又或是誤以為「多算命反而影響運氣」，於是把我們之間的約見頻率，變得比牛郎織女還要更稀疏「十倍」。

朋友們，不用為天命將來的退休而依依不捨，若不想等十年，我們相約每年都見面，豈不快哉？



水邊留痕

香港演藝界周星馳被譽為不折不扣的「喜劇之王」，而「喜劇之后」又是誰？不就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被公認喜劇細胞澎湃，一舉手一投足滿身是戲的女藝人黃韻詩。

由於黃韻詩在一九九三年之後退出演藝界移民加拿大，至今再沒有出現在觀眾的視野之中，已被觀眾遺忘了！非也，黃韻詩的喜劇才華，觀眾提起她都豎起大拇指，讚！

圈中人形容黃韻詩的搞笑功力可以說是「登峰造極」，風格獨樹一幟，大膽而顛狂細膩，口才了得兼且「轉數快」，成為她口中被「調笑」過的著名歌手演員等藝人，不但不生氣，還無不「會心微笑」，著名歌手徐小鳳就曾這樣說：「我完全沒有生氣呀！每次想到她的表演，我也會不由自主地想笑，好欣賞黃韻詩，真希望再欣賞到她的演出，我是她的粉絲。」

配音員出身的黃韻詩在八十年代遇到她人生第一部電視劇《山水有相逢》，當時《山》劇監製甘國亮力排眾議堅定起用黃韻詩，劇集首播觀眾對黃韻詩的表現好評如潮，後來黃韻詩轉戰影圈，有導演說在電影圈給予黃韻詩有更廣闊的空間展現她的喜劇才華，她的經典形象就是和馮寶賢、梁家輝合作的電影《九二黑玫瑰對黑玫瑰》，戲中與馮寶賢是一對「逗比」，跟梁家輝合唱《你回來吧》，唱作俱佳，尤其是她的唱腔，大有「笑死觀眾不用賠」之勢！

縱觀黃韻詩演繹的角色，大多都屬於一本正經的搞笑，觀眾被她的演技逗得笑出眼淚，笑到肚子疼，甚至笑到人仰馬翻，她的喜劇感超自然，一站出來就是戲，氣場全開，不少喜劇演員亦由衷地佩服她。

黃韻詩是全身刀「把把利」，一直以來演藝界都不斷希望她復出，然而她的答案都是：「唔想！」過去的名與利她看得雲淡風輕，擁有一個溫暖幸福的家，才是這位「喜劇之后」最想要的。

隸美很美

焦點。每一個來到隸美的人都為這片閩南地區保存得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築群而驚艷不已。下車時夕陽正瀟灑地把一河的水全彩上金黃顏色，水邊老樹黑褐色的粗幹細枝和綠色葉片，包括長長的深褐淺褐色鬍子也灑上燦爛金光。閩南建築風格的硬山式燕尾脊古厝，一共276座，整齊劃一在橋的另一頭，安寧恬靜地，你來或不來，它們都不會有任何損失，也不會有任何失望。魅力獨特的古厝建築群彷彿不知道自己擁有的美麗是多麼出色，閒閒淡淡在陽光下發着耀眼的光彩。

佇石橋上，河裡清澈透明的倒影，就叫「如詩如畫」了。有人把「閩南周莊」套在隸美古村落的頭上，根本沒必要。隸美的美是獨有的。49座明清時期的「九宮建築」，前排橫向建造9座古厝，後排再對準前排依次向後建造，旁邊還附帶縱向排列的三排「護厝」。歷史記載說這樣的建築體系，屬顯赫官家背景的家庭。有人把如此建築風格以及類似於護城河功能的環村河道稱為「水上皇宮」。

一條不算長的石橋，我們卻徘徊再三，留連不前。不過就是右邊山水，左邊民居，然而，青山環抱，碧水圍繞，古榕遍地，古厝成群。村子最為特殊的是五百多年來，村民遵守祖訓：「不論貧富，各家宅基地一樣大小，朝向統一」，結果映入我們眼簾的是「每一棟房子都同一個面貌，牆面非得閩南系的紅磚，屋脊必須採用燕尾脊，且不許蓋高樓房，房子高度絕對不超過厝厝，邊門對邊門，前門對後門，造成每一家的門都在同一條平行線上。如果每一家都打開前後門，那就有一條讓你從村頭走到村尾毫無阻礙的大道」。當然我們見過很多古村落，但沒見過比這村子更「和諧」的外形。隸美村理事會陳四煌秘書長說：「『和』的理念是隸美古厝群的精神內核，由此成就了閩南地區現存規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民居建築群。」

也許「一張規劃管五百年」聽起來很老土，很大可能就只存在這樣一個樸素無華的地方。但是，當我們把最本土最在地的藝術帶到國際的時候，只有最本土的才具有最顯烈的獨特性，才有代表一個地方的價值，

才能與眾不同而在國際舞台上一眼被看見。我們看見了，我們走不過去，因為太美。大家不停拍攝，所有的大美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震撼帶來的讚嘆叫人的腳步跨不過去。終於過了橋，那些比我們先抵達的老師傅，迎上來說惋惜的話，你們來得太遲，剛剛在老榕樹下表演的薊劇已結束。薊劇演員穿着戲服帶着遺憾的眼神看遲到的人。但來到漳州龍海，遇到隸美，已經很幸福了。

幸福的隸美不只有看了叫人心平氣和的從容恬淡風景，還有各種在外邊已然消失的文化藝術表演。當年符士光在馬來西亞遇到隸美領着薊劇團到馬來西亞表演的陳友銘，溝通之後，千里迢迢赴漳州，才有了隸美的采風拍攝，讓隸美搖身一變成網紅之地。其實不只薊劇，隸美人時常舉辦的「非遗」技藝表演包括「南音」、「戲鉞」、「剪紙」等等。在我眼前正熱鬧地敲鑼打鼓的「木偶戲」也是其中一項。

不大的戲台，底下褐紅色的布貼上金色字「龍海市木偶劇團」，另有一行小字說明「龍海市遺傳保護中心」，一塊黑板懸在右側，粉筆題字「今日演出：太子出世、晉朝」。旁邊是個樂團，我只認得二胡，其他都陌生，鑼和鼓倒是認識。樂手不全是老人家，這是欣喜現象。聽不懂閩南語唱的戲，真是丟臉，因為我是閩南人，只不過是海外土生土長。跑到戲台另一側，有一排木偶倒懸在一條白色繩子上。它們是主角呢！但真正掌握它們的是那兩個在舞台後邊忙碌地舞動雙手的「推手」，口裡還要背唱戲詞呢！我微笑地想起一句俗語「高手在民間」。

繼續往前走，好些人聚集在門口喝茶聊天，果然就像年月後來告訴我的，熱情的居民招呼陌生的我「來喝茶呀！」這句閩南話我懂，回他們閩南語說：「多謝多謝。」他們也聽懂，還興奮地問我「你會講閩南話呀？」

當年月說「隸美很美」，我完全明白她的意思。像這樣的地方，根本不需要大力推薦，不需要太多美言美語形容。你來了，你看見了，你盼望留下，你再也不願離開，或非不得已離開，你一定還想再來。我要告訴隸美，還有隸美人，我真的還想再來。縱然我曉得這句話，隸美和隸美人早就聽得厭倦了。

和北京的約會

位置。全球各大股市頓時扭轉了已經連續多日的跌勢，A股市場、港股、美股市在一個個交易日裡，分別暴漲1.33萬億元、1.43萬億元、4.2萬億元，合計近7萬億元。國際金融市場因此也戲稱兩國元首之間打的這通電話，可謂是「史上最貴的一通電話」。

較之於去年的全國兩會，今年的議題看似平淡了許多。除了內地民生話題之外，最大的看點，就是《外商投資法》要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這部立法速度堪稱迅猛的法律，在逆全球化潮流浪花加速聚集之際，被認為是中國推動新一輪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

根據商務部此前的統計，到去年10月，在內地投資的外資企業累計約有95萬家，實際利用外資累計超過2.1萬億美元。外資對中國經濟的深入程度可見一斑。

其實，關於外資法為何如此快地提交全國人大審議，一直備受關注。海外有輿論認為是中美貿易戰的緣故，在中國學者的看法則是雖然有關，但根本原因還是在於經過40年高速發展，中國原有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外資企業法、中外合作

經營企業法，已經不能滿足現實的發展要求，迫切需要一部更為完善的法律來進行規範。香港商人關心的則是，這部法律是否適合港資。本次全國人大首場記者會上，面對媒體聚焦提問，新聞發言人張業遂明確回答，即將接受審議的外資法，適用於港資的法律安排。

就目前公佈的新外資法草案而言，充分彰顯出了繼續全面擴大開放，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提升到一個更高水平的決心，沒有發生改變。這對於希望能從中國這個巨大市場分得一杯羹的跨國大企業而言，無疑是一個尤為重要的消息。

所以，從某種意義說，3月的兩會，也是全世界與中國的一個約會。

我想起十年前，國際傳媒大亨默多克(香港譯做梅鐸)，在這瓊斯公司北京新辦公室開啟儀式上致辭時說過的一句話：「一份報紙希望在全球暢銷最快捷的辦法，就是把中國放在頭版。」平心而論，十年前聽這句話，頗覺這位傳媒大佬有賣乖討好中國之嫌。現在再回過頭來看，卻不得不欽佩他的遠見。

雖然，全世界的紙媒都正在快速衰落。



爽姐私語

好難得，好難得！這一夜見到好多位我喜愛的演員，且分外友善，令我高興了一整晚！

已經好多年沒有見劉青雲和張家輝了，這麼一說又要時光倒流，從跑娛樂新聞多坐在報社做內勤，都已經是很多年前的事，兩位影帝在電視台的時候還常常見到他們，閒着也會坐下來聊天，不過他們離開電視圈，成為電影演員，而我亦退後方任採訪編務之後，大家也就各做各事，雖然有關聯，我卻已甚少機會見到。所以這一晚的聚會對我而言是難能可貴的，那要多謝英皇的邀約，參與他們的電影答謝宴，不擅交際的青雲見到我，頗意外地跟我打招呼寒暄，相信與傳媒像老朋友般地閒話對他來說已是非常難得的了，所以說是難能可貴的一晚呢！

而有段時期也是很Cool的張家輝，那一刻卻很自在很親切，雖然那麼多人擁着他，他還是逐一與大家合照，樂得我身邊的男女生合不攏嘴！

還有我非常喜歡的演員駱應鈞，這一晚他和張松枝、林威、黃文慧、吳浩康等坐一桌，他們都是戲中的綠葉，從來他們也只

難能可貴

是來參與，從來他們只會靜靜地坐着等安排，從來他們都不會有什麼要求，只做好分內工作就是了。他見到我帶着幾位朋友過去要跟合照，一向十分寡言的他笑容滿面地站起來，既合了照又交換了電話，實屬難得！

另一位也是不苟言笑的魅力男方中信，也挺友好地和我拍了合照。見明星演員的日子不短，這是很令人羨慕的，然而不是每位都那麼親切那麼令人自在的，這一天都讓我滿足，讓我滿載而歸！



開心見到青雲，臉上的笑容挺有趣呢！ 作者提供



路地觀察

流感高峰，人家說學校易受感染，

公司也易受感染，其實病毒病菌是否這麼容易走來走去？

我們有上班，有上學，但不知多少年已沒有感冒發燒。孩子小時候免疫系統還在訓練時，一年會發幾次燒。但我們全天候照顧，也不會感染到。現在聽到其他家長說，孩子傳染給父母或工人，我們真的未遇過。

很多吃中藥的家庭也是，很少染來染去。只要身體健康，天天照顧病者，也不會易病。我常常打趣說，要長戴口罩的中醫不用看，因為他若怕傳染，身體也不會好到哪裡去。人的體內有很多細菌，只是平衡問題，若體內環境平衡，它們不會引起不舒服，反而會協助身體的不同運作。若因為外在的菌令自己病了，即本身身體已失衡。當然，照顧者也要好好保護，不夠睡眠時，也要多喝溫水和小心飲食，才不易令身體也弱了。

另外，就是吃西藥往往會令人戒心低了。服中藥或其他自然療

怎樣杜絕傳染？

法，通常會有短暫排毒反應，多會變大便排出體外，咳嗽者可能突然咳多了，但咳得出痰，才可康復。有這些反應，其實更應留家休息，而同屋者知道患者不舒服，自己會警惕些，好好保護，不亂吃東西，早點休息。

反而服西藥者因為壓抑了病徵，不知道自己真正康復了沒有，又或會反覆發燒，藥效一過，病徵又回來了。在藥和藥之間糾纏，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帶菌者，更易把病毒病菌傳開。

英文有個說法叫 asymptomatic carrier，即沒有病徵的帶原者。大家以為他康復了，不用公筷，亦不介意空氣流通與否。有朋友就說過孩子「康復」了，去與別家的孩子玩，喝了同一杯水，翌日另一孩子有他孩子前天的一樣病徵。她說不明所以。我問她怎康復？她說服咳嗽藥水，服後已沒有咳呀。

但其其實病菌病毒還在，身體還在失衡中。碰上另一個身體不算好的孩子(免疫系統未發育得完全)，病菌便跑過去，所以現在學校都有服藥後，要兩天沒事才回校的規定，就是怕只是滅了病徵，家長卻以為已經痊癒了。



鵬情萬里

連續十幾年，每年3月和北京的約會，霧霾都不曾失約。今年抵京的第二日，先是輕度霾，薄薄籠罩，第三日北京氣象台就掛起了橙色預警。又過了一日，《新京報》預告說，風要來了，霾很快會走，不過，從3月8日起，霾會再度濃妝登台。

霾之於北京，就如如同紫禁城琉璃瓦上的積塵。濃了淡了，淡了濃了，都遮不住皇城的底色。每年3月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兩會，都是世界觀察中國政治經濟的重要窗口。

特別是最近幾年，全球經濟增長乏力，國際政治、經濟的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中國的一舉一動都受到全世界空前關注。從去年年中開始的中美貿易戰，就是最好的例證。

中美兩國之間關於貿易談判的每個回合，幾乎都會對全球主要股市漲跌，產生最直接的影響。去年11月1日深夜，中美兩國元首通了個電話，雙方決定12月在阿根廷舉行的G20峰會上進行會晤。消息一出，關於中美貿易戰迎來重大轉機的消息，幾乎在一瞬間就佔據了全世界媒體最顯著